

# 臨行賦

海洋鏡面之內，攝氏零度以下的風景

你躺著看，屏住氣息甚至闔上眼瞼

用靜坐如鐘的心看。鋼鐵臥鋪

反射稀有卻無比慷慨的燈光，辨認足踝

被無聲音壓浸濕的姓名吊牌，像生命伊始

紀錄血緣身分的印信，區別你的恬退和四方的企圖

不說期許，所有允諾因此

給老師的一封信

醫學系93級對受德蘭老師的感謝

◎翁書釗



躬身、垂首，沒有被臆測轉述過的歷史

沒有被認領的人生。塑膠袋口

封住空氣和液體，彷彿便囊似地

將時間留在你兀自喟嘆的夜半

為等待十餘段青春期怯怯步行

鞋底和瓷磚合奏節拍尾聲的夏天，你聽

冷煤與壓縮機爭吵了六度颱風季

聽城市化作湖泊的悶哼，病毒瀰漫新聞的耳語

劍弩的鋒刃幾乎要令你圓滿降落的重量

再次飛揚。我感到錨勾鬆動在



水草攀爬的岩石縫隙，微弱的日光

通往你久置而泛黃偏灰的肉身。我輕輕

搬移你如替臥病的祖母翻轉

推上斜坡，進入電梯，深恐突然震動

將驚醒你掙脫失去彈性的皮膚

奮力坐起，咳乾淹沒肺泡的福馬林

請莫要訕笑我書寫成詩的說辭，其中

冗長且重複的口吻，在墨水橫流的行句間

受分數等第的束縛而扭成歪斜的繩結。我已竭盡

給老師的一封信

醫學系93級對受德蘭老師的感謝



對莊嚴淺薄的理解，排除了顯而易見的矛盾

試圖形塑螢蛾般惹人惻隱的承諾。啟用儀式

充滿接近太平洋成份的清泉，但為你落的淚啊

是否隨刺骨的黑潮流向海圖以外的交叉點

顫抖著在某處經緯展開環環相擁的漣漪？搖晃現場的

啜泣，追隨讀經的節奏磨擦出嘶啞的韻腳

我撫摸線香升起如蛇舞的煙想像你，放下橫笛

咬字清晰：「走時混沌，來時孤獨，成就你們；

如此便無有寂寞了。」

遁入熱帶雨林的下午，我切割



拳養無數花葉蟲鳥的土壤，  
荒稱繪製夢的地圖

撲上雙頰的味道，  
有一瞬間不再含有

飽和的水蒸氣，  
露出得以撤退的縫隙

該退往陽光漫射的哪一種角度，  
或先向反射自

刀剪尖端的寒冷探問時間。  
這些被嚮導所忽略的

你用井然的樹冠層次作為流程指引，  
牽我的手

觸摸然後進入你，  
跌落紗布纏繞卻澄澈的瞳孔

順著神經、脈管，  
遊歷你靜止中的時間（  
當時間繼續

我很有可能忘記每一次分岔後的名稱，  
很有可能

無法即刻反應某塊區域緊湊的內容，  
但此際

給老師的一封信

醫學系33級對受德蘭老師的感謝

你將分秒都遞給了活動中的指結，獨特的相對位置

停格在險些受到破壞處，封存在

長期記憶的櫥窗內」牽我的手，你用細小的肌肉

勾起我游移不定的心念，彷彿浪的前緣

擠出險惡的表情，溫柔似泡沫地環抱嚮往速度的年紀

領過盛的青春仰望蔥蒨的臨海山脈，揚起下頷

重新默寫生命的筆順

你輕輕喊痛，我不忍聽見如此雄壯而勇敢的呻吟

如流浪者放下安逸的長噓，我遂

離去，呼吸偏紅的晚霞計算你可以接受的侵襲。你總是



置身事外，每一次激起我帶懊惱驚呼的崩塌

如搖動睡眠、摺疊平原的地震，甫點亮的床頭燈

用五秒鐘表演熄滅的姿態，結束得

彷彿永夜降臨北回歸線以南的豐收稻穗。發生在

曾經多次受到疾病修改的體內，地殼板塊妄動

是最終的遷徙嗎？你慣於大型比例尺

以腳掌和五官親近，當背脊逐節碎裂

迸飛起的白煙夾帶摩擦生熱的幻覺：畫面中

取下你的神經衝動，我方在俐落的大腦溝迴間

理解你想望中的島，你的關注如一貫

給老師的一封信

醫學系33級對受德蘭老師的感謝

對待歲月的方式，疏遠，卻又深如交歡

一枚隕石闖入太陽系，面向陸海分明的星球

引力拉扯抵銷曾構成巨大行星的尊嚴〔據信

比前方裸露的物質更加隱喻了雄性特徵〕緊閉雙眼

穿過甬道般的大氣層，炙熱沿身形而起

烈焰等身，光芒等身

照亮一片無人居住的莽原，奔馳的獸奮力跳躍

畫過弧度，冷白的利齒攫獲獵物，落地

與幾乎燃燒殆盡的太空沙塵同時撞擊龜裂的土石

